

挣扎了59天之后，郝振东终于要跑出自己一头扎进的骗局。和他一起逃离的，还有105个正在这场骗局里挣扎的单身女性。

他首先需要逃出的，是位于缅甸果敢老街一个产业园内的办公楼。办公楼有7层，里面有两千多名骗子操着不同的口音，编织各类电信诈骗骗局。37岁的郝振东是其中之一，他的“公司”在7层，主要“业务”是“杀猪盘”。从河南洛阳来到缅甸后，郝振东度过了一段“颠覆三观”的日子。

他策划好了如何逃出这场骗局。临走前一星期，郝振东从公司服务器偷出105人的潜在受害人名单。他想，就算自己跑不回去，“能救回来几个救几个”。

2月28日晚凌晨3点是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。没人注意到郝振东溜出办公室。同事们只知道这个一米八的汉子代号“豹子”，时常沉默，一直开不出单。他们总嘲笑他，“豹哥本命年也赚不到钱啊”。郝振东不理睬他们，实在烦了，只说“本命年开单不吉利喽”。

他在等一个时机。3天前，南昌市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大队长陶江江和他定下了出逃日。下楼梯时，他尽力不去想被抓回去的可能。他只知道自己现在“一分钱也不想骗”。

## 赚快钱

到缅甸的机会是小叔介绍给郝振东的，本来说是当客服。工作第一天，他就发现所谓“客服”，就是“杀猪盘”的键盘手。

在2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，郝振东被安排进小小的一格，和五六十个同事在社交平台物色有钱的单身女性，通过聊天培养感情后，诱导她们在诈骗平台里投资。不少同事是比他年轻的“90后”。

郝振东面前是三本写着“土味情话”的话术本，一台电脑一体机，三部新款手机。手机常用的8个社交软件里，他的名字叫“关尾”，帅气的头像和完美的资料全来自一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红。

到缅甸前，郝振东就知道这份工作可能有法律风险。联系他的“老板”告诉他，做客服和信用卡套现差不多，“打法律的擦边球”。但是，视频聊天里，红艳艳的人民币铺满了“老板”身边的桌子，他动了心。

郝振东知道，“擦边球”意味着“来钱快”。小学毕业后，他修过桥修过车，也开过烧烤摊和超市。他逐渐厌恶给人打工的生活，“可能你干一个工地，干半年一分

钱也要不到，很正常。”2004年，他回洛阳学了一年计算机技术，出来自己开了网游代练工作室。家里搞了400多台电脑，用外挂给客户刷游戏金币，“生意”好的时候十几个员工叫他“老板”。

网游代练一个月最多能挣20万元，但网游公司有时会大面积封号，到2014年，他欠下将近200万元的债。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。

他迷上赚快钱的感觉。这些年，他干过信用卡套现，也买过彩票，目标是五百万元的大奖。“当你尝过肉味儿，还想吃素吗？”

即使近年来网游公司对代练的打击力度加大，他是不死心地干着代练，一个月几千块的收入离他梦想的“翻盘”差得很远。当小叔把缅甸“老板”介绍给他，并承诺一个月至少赚六七万元，郝振东没有拒绝。

他们是偷渡去缅甸的。当负责带领偷渡的“蛇头”让他们把行李一件件扔进庄稼地，郝振东隐隐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。

蛇头说，他们要爬山进缅甸，随身物品都是累赘。和郝振东一起偷渡的有12个人，他们一路无言。他后来和同事聊天才知道，这些人里，男的是被不同老板领去做电信诈骗，女的是去各个娱乐场所陪酒。

来缅甸4天后，他熟悉了一系列诈骗流程，提出不想干。老板不让走，除非给钱赎身。第一个月5万元，第二个月7万元，第三个月12万元。没钱只能自己跑，在他之前，3个河南老乡逃跑时误入缅甸军事基地，被流弹炸伤。郝振东决定先等一等。

在这里，通过聊天和“客户”建立感情基础的过程叫“养猪”，一般要持续一星期以上。等到关系稳定，“客户”在诱骗下开始往诈骗平台投钱，就可以挥刀“杀猪”。

“养猪”阶段他还没什么负罪感。他把日常“工作”当成普通聊天，再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即兴发挥。到了该“杀猪”的日子，郝振东“心态崩了”。他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往平台里充了100元人民币。当天晚上，他跑上无人的天台，用私人微信号给她打电话坦白自己是骗子，自己掏钱把100元转了回去，“我又不是没见过100块”。



2月28日上午，郝振东到达南伞口岸。受访者供图

## 出逃

在陶江江收到名单的9小时前，郝振东启动了他等待已久的逃亡。缅北的冬天昼夜温差很大，他穿一件薄卫衣、一条牛仔裤，没带外套，以防被怀疑。所有家当和来时一模一样，只少了留在老板手里的身份证。

按照规定，人员出入产业园，门口值班人员必须第一时间通报老板，他无法从正门混出去。郝振东想到了办公楼一楼的“梦都”洗浴中心，洗浴中心的门朝着大街，他准备到时候买通前台，以出去吃早餐为借口逃出去。他在杨宇的配合下开过单，老板对他还算放心，开过单的基本不会逃跑，回去也是诈骗犯，不如靠诈骗赚钱，“他们知道你回去也是一无所有。”

凌晨三点半，郝振东溜进洗浴中心。缅甸当地有宵禁，他关上房间门，疲惫地瘫在床上等待早上六点半宵禁结束。

隔壁KTV嘈杂的人声透过门板传进来。当郝振东正在用刷网文强撑困意时，陶江江也一晚没合眼。

他亲口承诺带郝振东回来，不能出一丝差错，“我们是单线联系，他只有我。”陶江江17年的从警生涯里见过形形色色的骗子，也见过不少执迷不悟的受害者，但这是他第一次营救“被骗过去当骗子的热心群众”。他挺紧张，但他要做的是安抚郝振东的紧张情绪。

早上六点半，天刚蒙蒙亮。郝振东跑出门，恐惧和寒冷一起钻进身体，他打了个寒颤。他不敢多做停留，昨晚他从办公楼7层望下去，老板雇的保安在产业园外每5分钟巡逻一次，防止有人违规出入。

线人约在酒房路附近见面，产业园附近没车，郝振东要到在客流量较大的赌场“福利来”旁边打车。平常要走五六分钟的路，他不到一分钟就跑到了。

坐上车，看着缅甸老街在车窗外消失，他在心里想着还是回国好。他答应陶江江，回去后干正经营生，开个电脑店或者宠物店。陶江江花一万多块钱，垫了郝振东后来的住宿和交通费用，“希望这点钱能帮他走入正道。”

解救过程比较顺利。10点57分，坐在线人的车上通过三道边防线后，郝振东看到了南伞口岸前飘扬着的五星红旗。连接南伞口岸和缅甸的是一座50米的桥，他下车和线人挥了挥手，恍惚间就走过了桥，“脚步超轻松”。他在边防的检测站做完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阴性。之后他住进隔离酒店，开始21天的入境隔离。因为非法偷越国边境但没有造成恶劣影响，郝振东交了4000元罚款。

在酒店，他时不时打开从窝点带出的工作手机，把QQ群里的诈骗信息发给陶江江。一开机，老板的电话和微信里触目惊心的辱骂涌进来，他全部截图，发给陶江江当作“证据”。虽然事后郝振东把那段被困的日子比成“度假”，努力把回忆甩在身后“重新做人”，但在隔离酒店里，他连着做了10天噩梦。梦里他被抓回了缅甸，“死得很惨”。

3月22日，他带着红肿的眼睛和几天没刮的胡子，在机场见到了陶江江和杨宇。那是郝振东第一次见到陶江江，感觉陶江江“瘦瘦高高，光看眼睛就知道很正直。”